資治通鑑/卷1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七

► 卷一百六

起昭陽協洽，盡閼逢涒灘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05卷

卷第一百五

【晉紀二十七】　起昭陽協洽，盡閼逢涒灘，凡二年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太元八年（癸未，公元三八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秦呂光發長安，以鄯善王休密馱、車師前部王彌賓為鄉導。

三月，丁巳，大赦。

夏，五月，桓沖帥眾十萬伐秦，攻襄陽；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；輔國將軍楊亮攻蜀，拔五城，進攻涪城；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。六月，沖別將攻萬歲、築陽，拔之。秦王堅遣征南將軍巨鹿公睿、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，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，後將軍張蚝、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；睿軍於新野，垂軍於鄧城。桓沖退屯沔南。秋，七月，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於武當，掠二千戶以歸。巨鹿公睿遣慕容垂為前鋒，進臨沔水。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，繫於樹枝，光照數十里。沖懼，退還上明。張蚝出斜

谷，楊亮引兵還。沖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守，戍夏口，沖自求領江州刺史；詔許之。

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，民每十丁遣一兵；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，有材勇者，皆拜羽林郎。又曰：「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，謝安為吏部尚書，桓沖為侍中；勢還不遠，可先為起第。」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，拜秦州主簿，金城趙盛之為少年都統。是時，朝臣皆不欲堅行，獨慕容垂、姚萇及良家子勸之。陽平公融言於堅曰：「鮮卑、羌虜，我之仇讎，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，所陳策畫，何可從也！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，不閒軍旅，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。今陛下信而用之，輕舉大事，臣恐功既不成，仍有後患，悔無及也！」堅不聽。

八月，戊午，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、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；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，督益、梁州諸軍事。堅謂萇曰：「昔朕以龍驤建業，未嘗輕以授人，卿其勉之！」左將軍竇沖曰：「王者無戲言，此不祥之征也！」堅默然。

慕容楷、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：「主上驕矜已甚，叔父建中興之業，在此行也！」垂曰：「然。非汝，誰與成之！」

甲子，堅發長安，戎卒六十餘萬，騎二十七萬，旗鼓相望，前後千里。九月，堅至項城，涼州之兵始達咸陽，蜀、漢之兵方順流而下，幽、冀之兵至於彭城，東西萬里，水陸齊進，運漕萬艘。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，先至潁口。

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、征討大都督，以徐、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，與輔國將軍謝琰、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；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。琰，安之子也。

是時，秦兵既盛，都下震恐。謝玄入，問計於謝安，安夷然，答曰：「已別有旨。」既而寂然。玄不敢復言，乃令張玄重請。安遂命駕出遊山墅，親朋畢集，與圍棋賭墅。安棋常劣於玄，是日，玄懼，便為敵手而又不勝。安遂游陟，至夜乃還。桓沖深以根本為憂，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。謝安固卻之，曰：「朝廷處分已定，兵甲無闕，西籓宜留以為防。」沖對佐吏歎曰：「謝安右有廟堂之量，不閒將略。今大敵垂至，方游談不暇，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，眾又寡弱，天下事已可知，吾其左衽矣！」

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。

冬，十月，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；癸酉，克之，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。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為淮南太守。慕容垂拔鄖城。胡彬聞壽陽陷，退保硤石，融進攻之。秦衛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於洛澗，柵淮以遏東兵。謝石、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，憚成，不敢進。胡彬糧盡，潛遣使告石等曰：「今賊盛，糧盡，恐不復見大軍！」秦人獲之，送於陽平公融。融馳使白秦王堅曰：「賊少易擒，但恐逃去，宜速赴之！」堅乃留大軍於項城，引輕騎八千，兼道就融於壽陽。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「強弱異勢，不如速降。」序私謂石等曰：「若秦百萬之眾盡至，誠難與為敵。今乘諸軍未集，宜速擊之；若敗其前鋒，則彼已奪氣，可遂破也。」石聞堅在壽陽，甚懼，欲不戰以老秦師。謝琰勸石從序言。十一月，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人趣洛澗，未至十里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。牢之直前渡水，擊成，大破之，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，又分兵斷其歸津，秦步騎崩潰，爭赴淮水，士卒死者萬五千人。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，盡收其器械軍實。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。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。見晉兵部陣嚴整，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，皆以為晉兵，顧謂融曰：「此亦勁敵，何謂弱也！」憮然始有懼色。

秦兵逼肥水而陳，晉兵不得渡。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：「君懸軍深入，而置陳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計，非欲速戰者也。若移陳小卻，使晉兵得渡，以決勝負，不亦善乎！」秦諸將皆曰：「我眾彼寡，不如遏之，使不得上，可以萬全。」堅曰：「但引兵少卻，使之半渡，我以鐵騎蹙而殺之，蔑不勝矣！」融亦以為然，遂麾兵使卻。秦兵遂退，不可復止，謝玄、謝琰、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。融馳騎略陳，欲以帥退者，馬倒，為晉兵所殺，秦兵遂潰。玄等乘勝追擊，至於青岡。秦兵大敗，自相蹈藉而死者，蔽野塞川。其走者聞風聲鶴唳，皆以為晉兵且至，晝夜不敢息，草行露宿，重以饑凍，死者什七、八。初，秦兵小卻，朱序在陳後呼曰：「秦兵敗矣！」眾遂大奔。序因與張天錫、徐元喜皆來奔。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、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，復取壽陽，執其淮南太守郭褒。

堅中流矢，單騎走至淮北，饑甚，民有進壺飧、豚髀者，堅食之，賜帛十匹，綿十斤。辭曰：「陛下厭苦安樂，自取危困。臣為陛下子，陛下為臣父，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？」弗顧而去。堅謂張夫人曰：「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！」潸然流涕。

是時，諸軍皆潰，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，堅以千餘騎赴之。世子寶言於垂曰：「家國傾覆，天命人心皆歸至尊，但時運未至，故晦跡自藏耳。今秦主兵敗，委身於我，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，此時不可失也，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！」垂曰：「汝言是也。

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，若之何害之！天苟棄之，何患不亡？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，徐俟其釁而圖之！既不負宿心，且可以義取天下。」奮威將軍慕容德曰：「秦強而並燕，秦弱而圖之，此為報仇雪恥，非負宿心也；兄奈何得而不取，釋數萬之眾以授人乎？」垂曰：「吾昔為太傅所不容，置身無所，逃死於秦，秦主以國士遇我，恩禮備至。後復為王猛所賣，無以自明。秦主獨能明之，此恩何可忘也！若氐運必窮，吾當懷集關東，以復先業耳，關西會非吾有也。」冠軍行參軍趙秋曰：「明公當紹復燕祚，著於圖讖。今天時已至，尚復何待！若殺秦主，據鄴都，鼓行而西，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！」垂親黨多勸垂殺堅，垂皆不從，悉以兵授堅。平南將軍慕容□屯鄖城，聞堅敗，棄其眾遁去；至滎陽，慕容德復說□起兵以復燕祚，□不從。

謝安得驛書，知秦兵已敗，時方與客圍棋，攝書置床上，了無喜色，圍棋如故。客問之，徐答曰：「小兒輩遂已破賊。」既罷，還內，過戶限，不覺屐齒之折。

丁亥，謝石等歸建康，得秦樂工，能習舊聲，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。乙未，以張天錫為散騎常侍，朱序為琅邪內史。

秦王堅收集離散，比至洛陽，眾十餘萬，百官、儀物，軍容粗備。

慕容農謂慕容垂曰：「尊不迫人於險，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。農聞秘記曰：『燕復興當在河陽。』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，不過晚旬日之間，然其難易美惡，相去遠矣！」垂心善其言，行至澠池，言於堅曰：「北鄙之民，聞王師不利，輕相扇動，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，因過謁陵廟。」堅許之。權翼諫曰：「國兵新破，四方皆有離心，宜徵集名將，置之京師，以固根本，鎮枝葉。垂勇略過人，世豪東夏，頃以避禍而來，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！譬如養鷹，饑則附人，每聞風飆之起，常有陵霄之志，正宜謹其條籠，豈可解縱，任其所欲哉！」堅曰：「卿言是也。然朕已許之，匹夫猶不食言，況萬乘乎？」若天命有廢興，固非智力所能移也。」翼曰：「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，臣見其往而不返，關東之亂，自此始矣。」堅不聽，遣將軍李蠻、閔亮、尹國帥眾三千送垂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戍鄴，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，鎮軍將軍毛當帥眾四千戍洛陽。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，垂疑之，自涼馬台結草筏以渡，使典軍程同衣己衣，乘己馬，與僮僕趣河橋。伏兵發，同馳馬獲免。

十二月，秦王堅至長安，哭陽平公融而後入，謚曰哀公。大赦，復死事者家。

庚午，大赦。以謝石為尚書令。進謝玄號前將軍，固讓不受。

謝安婿王國寶，坦之之子也；安惡其為人，每抑而不用，以為尚書郎。國寶自以望族，故事唯作吏部，不為餘曹，固辭不拜，由是怨安。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，帝與道子皆嗜酒，狎暱邪諂，國寶乃譖安於道子，使離間之於帝。安功名既盛，而險詖求進之徒，多毀短安，帝由是稍疏忌之。

初開酒禁，增民稅米，口五石。

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，焉耆等諸國皆降。惟龜茲王帛純拒之，嬰城固守，光進軍攻之。

秦王堅之入寇也，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，領先鋒騎。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，堅遣國仁還討之。步頹聞之，大喜，迎國仁於路。國仁置酒，大言曰：「苻氏疲民逞兵，殆將亡矣，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。」及堅敗，國仁遂迫脅諸部，有不從者，擊而並之，眾至十餘萬。

慕容垂至安陽，遣參軍田山修箋於長樂公丕。丕聞垂北來，疑其欲為亂，然猶身自迎之。趙秋勸垂於座取丕，因據鄴起兵，垂不從。丕謀襲擊垂，侍郎天水姜讓諫曰：「垂反形未著，而明公擅殺之，非臣子之義；不如待以上賓之禮，嚴兵衛之，密表情狀，聽敕而後圖之。」丕從之，館垂於鄴西。

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，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，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，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。石越言於丕曰：「王師新敗，民心未安，負罪亡匿之徒，思亂者眾，故丁零一唱，旬日之中，眾已數千，此其驗也。慕容垂，燕之宿望，有興復舊業之心。今復資之以兵，此為虎傅翼也。」丕曰：「垂在鄴如藉虎寢蛟，常恐為肘腋之變。今遠之於外，不猶愈乎！且翟斌凶悖，必不肯為垂下，使兩虎相斃，吾從而制之，此卞莊子之術也。」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，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垂之副，密戒飛龍曰：「垂為三軍之帥，卿為謀垂之將，行矣，勉之！」

垂請入鄴城拜廟，丕弗許，乃潛服而入；亭吏禁之，垂怒，斬吏燒亭而去。石越言於丕曰：「垂敢輕侮方鎮，殺吏燒亭，反形已露，可因此除之。」丕曰：「淮南之敗，垂侍衛乘輿，此功不可忘也。」越曰：「垂尚不忠於燕，安能盡忠於我？失今不取，必為後

患。」丕不從。越退，告人曰：「公父子好為小仁，不顧大計，終當為人擒耳。」

垂留慕容農、慕容楷、慕容紹於鄴，行至安陽之湯池，閔亮、李毘自鄴來，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。垂因激怒其眾曰：「吾盡忠於苻氏，而彼專欲圖吾父子，吾雖欲已，得乎！」乃託言兵少，停河內募兵，旬日間，有眾八千。

平原公暉遣使讓垂，趣使進兵。垂謂飛龍曰：「今寇賊不遠，當晝止夜行，襲其不意。」飛龍以為然。壬午，夜，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，少子隆勒兵從己，令氐兵五人為伍；陰與寶約，聞鼓聲，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，盡殺之，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，並以書遺秦王堅，言所以殺飛龍之故。

初，垂從堅入鄴，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，立殺其母，然猶不忍殺麟，置之外捨，希得侍見。乃殺苻飛龍，麟屢進策畫，啟發垂意，垂更奇之，寵待與諸子均矣。

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、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，各帥部曲歸之。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。慕容鳳曰：「鳳今將雪先王之恥，請為斬此氐奴。」乃擐甲直進，丁零之眾隨之，大敗秦兵，斬毛當；遂進攻陵雲台戍，克之，收萬餘人甲仗。

癸未，慕容垂濟河焚橋，有眾三萬，留遼東鮮卑可足渾潭集兵於河內之沙城。垂遣田山如鄴，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。時日已暮，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；慕容紹先出，至蒲池，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、楷。甲申晦，農、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，遂同奔列人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太元九年（甲申，公元三八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酉朔，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，請慕容農不得，始覺有變。遣人四出求之，三日，乃知其在列人，已起兵矣。

慕容鳳、王騰、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；斌從之。垂欲襲洛陽，且未知斌之誠偽，乃拒之曰：「吾來救豫州，不來赴君。君既建大事，成享其福，敗受其禍，吾無預焉。」丙戌，垂至洛陽，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，閉門拒之。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，垂猶未許。通曰：「將軍所以拒通者，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，無奇才遠略，必無所成故邪？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，可以濟大業乎！」垂乃許之。於是斌帥其眾來與垂會，勸垂稱尊號。垂曰：「新興侯，吾主也，當迎歸返正耳。」

垂以洛陽四面受敵，欲取鄴而據之，乃引兵而東。故扶餘王餘蔚為滎陽太守，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眾降垂。垂至滎陽，群下固請上尊號，垂乃依晉中宗故事，稱大將軍、大都督、燕王，承製行事，謂之統府。群下稱臣，文表奏誥，封拜官爵，皆如王者。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，封范陽王；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，封太原王；翟斌為建義大將軍，封河南王；餘蔚為征東將軍，統府左司馬，封扶餘王；衛駒為鷹揚將軍，慕容鳳為建策將軍。帥眾二十餘萬，自石門濟河，長驅向鄴。

慕容農之奔列人也，止於烏桓魯利家，利為之置饌，農笑而不食。利謂其妻曰：「惡奴，郎貴人，家貧無以饌之，奈何？」妻曰：「郎有雄才大志，今無故而至，必將有異，非為飲食來也。君亟出，遠望以備非常。」利從之。農謂利曰：「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，卿能從我乎？」利曰：「死生唯郎是從。」農乃詣烏桓張驤，說之曰：「家王已舉大事，翟斌等鹹相推奉，遠近響應，故來相告耳。」驤再拜曰：「得舊主而奉之，敢不盡死！」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，斬桑榆為兵，裂襜裳為旗，使趙秋說屠各畢聰。聰與屠各卜勝、張延、李白、郭超及東夷餘和、敕勒、易陽烏桓劉大各帥部眾數千赴之。農假張驤輔國將軍，劉大安遠將軍，魯利建威將軍。農自將攻破館陶，收其軍資器械，遣蘭汗、段贊、趙秋、慕輿悕略取康台牧馬數千匹。汗，燕王垂之從舅；贊，聰之子也。於是步騎雲集，眾至數萬，驤等共推農為使持節、都督河北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，監統諸將，隨才部署，上下肅然。農以燕王垂未至，不敢封賞將士。趙秋曰：「軍無賞，士不往。今之來者，皆欲建一時之功，規萬世之利，宜承製封拜，以廣中興之基。」農從之，於是赴者相繼；垂聞而善之。農西招庫辱官偉於上黨，東引乞特歸於東阿，北召光烈將軍平睿及睿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；偉等皆應之。又遣蘭汗等攻頓丘，克之。農號令整肅，軍無私掠，士女喜悅。

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。農曰：「越有智勇之名，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，是畏王而陵我也；必不設備，可以計取之。」眾請治列人城，農曰：「善用兵者，結士以心，不以異物。今起義兵，唯敵是求，當以山河為城池，何列人之足治也！」辛卯，越至列人西，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，破之。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：「越甲仗雖精，人心危駭，易破也，宜急擊之。」農曰：「彼甲在外，我甲在心，晝戰，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，不如待暮擊之，可以必克。」令軍士嚴備以待，毋得妄動。越立柵自固，農笑謂諸將曰：「越兵精士眾，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，方更立柵，吾知其無能為也。」向暮，農鼓噪出，陳於城西。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，農笑曰：「凡人見美食，誰不欲之，何得獨請！然汝猛銳可嘉，當以先鋒惠汝。」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，秦兵披靡；農

督大眾隨之，大敗秦兵，斬越，送首於垂。越與毛當，皆秦之驍將也，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；既而相繼敗沒，人情騷動，所在盜賊群起。

庚戌，燕王垂至鄴，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年，服色朝儀，皆如舊章。以前岷山公庫辱官偉為左長史，肖尚書段崇為右長史，滎陽鄭豁等為從事中郎。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，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。立世子寶為太子，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、舅子蘭審皆為王；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，侯、伯、子，男者八十九人。可足渾潭集兵得二萬餘人，攻野王，拔之，引兵會攻鄴。平幼及弟睿、規亦帥眾數萬會垂於鄴。

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，且說之曰：「過而能改，今猶未晚也。」垂曰：「孤受主上不世之恩，故欲安全長樂公，使盡眾赴京師，然後修復國家之業，與秦永為鄰好。何故暗於機運，不以鄴城見歸？若迷而不復，當窮極兵勢，恐單馬求生，亦不可得也。」讓厲色責之曰：「將軍不容於家國，投命聖朝，燕之尺土，將軍豈有分乎？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，一見傾心，親如宗戚，寵逾勳舊，自古君臣際遇，有如是之厚者乎？一旦因王師小敗，遽有異圖。長樂公，主上元子，受分陝之任，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？將軍欲裂冠毀冕，自可極其兵勢，奚更云云！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，懸首白旗，高世之忠，更為逆鬼耳！」垂默然。左右請殺之，垂曰：「彼各為其主耳，何罪！」禮而歸之，遣丕書及上秦王堅表，陳述利害，請送丕歸長安。堅及丕怒，復書切責之。

鷹揚將軍劉牢之攻秦譙城，拔之。桓沖遣上庸太守郭寶攻秦魏興、上庸、新城三郡，拔之。將軍楊佺期進據成固，擊秦梁州刺史潘猛，走之。佺期，亮之子也。

壬子，燕王垂攻鄴，拔其外郭，長樂公丕退守中城。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。癸丑，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，屯廣阿。

豐城宣穆公桓沖聞謝玄等有功，自以失言，慚恨成疾；二月，辛巳，卒。朝議欲以謝玄為荊、江二州刺史。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，又懼桓氏失職怨望，乃以梁郡太守桓石民為荊州刺史，河東太守桓石虔為豫州刺史，豫州刺史桓伊為江州刺史。

燕王垂引丁零、烏桓之眾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，不拔；乃築長圍守之，分處老弱於肥鄉，築新興城以置輜重。

秦征東府官屬疑參軍高泰，燕之舊臣，有貳心。泰懼，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歸勃海。

韶曰：「燕軍近在肥鄉，宜從之。」泰曰：「吾以避禍耳；去一君，事一君，吾所不為也！」申紹見而歎曰：「去就以道，可謂君子矣！」

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，取之，置戍而還。

東胡王晏據館陶，為鄴中聲援，鮮卑、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眾；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。楷謂紹曰：「鮮卑、烏桓及冀州之民，本皆燕臣。今大業始爾，人心未洽，所以小異。唯宜綏之以德，不可震之以威。吾當止一處，為軍聲之本，汝巡撫民夷，示以大義，彼必當聽從。」楷乃屯於辟陽。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，為陳禍福，晏隨紹詣楷降，於是鮮卑、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。楷留其老弱，置守宰以撫之，發其丁壯十餘萬，與王晏詣鄴。垂大悅，曰：「汝兄弟才兼文武，足以繼先王矣！」

三月，以衛將軍謝安為太保。

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，亡奔關東，收集鮮卑，眾至數千。還屯華陰，敗秦將軍強永，其眾遂盛。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、大將軍、雍州牧、濟北王，推垂為丞相、都督陝東諸軍事、領大司馬、冀州牧、吳王。

秦王堅謂權翼曰：「不用卿言，使鮮卑至此。關東之地，吾不復與之爭，將若泓何？」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，鎮蒲阪。征雍州牧巨鹿公睿為都督中外諸軍事、衛大將軍、錄尚書事，配兵五萬；以左將軍竇沖為長史，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，以討泓。

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，有眾二萬，進攻蒲阪；堅使竇沖討之。

庫辱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，燕王垂封偉為安定王。

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，高城男紹在其國，高邑侯亮、重合侯謨守常山，固安侯鑒守中山。燕王垂遣前將軍、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，不克；夏，四月，丙辰，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。定、鑒，秦王堅之從叔；紹、謨，從弟；亮，從子也。溫，燕王垂之弟子也。

慕容泓聞秦兵且至，懼，帥眾將奔關東。秦巨鹿愍公睿粗猛輕敵，欲馳兵邀之。姚萇諫

曰：「鮮卑皆有思歸之志，故起而為亂，宜驅令出關，不可遏也。夫執鼷鼠之尾，猶能反噬於人。彼自知困窮，致死於我；萬一失利，悔將何及！但可鳴鼓隨之，彼將奔敗不暇矣。」睿弗從，戰於華澤，睿兵敗，為泓所殺。萇遣龍驤長史趙都、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；堅怒，殺之。萇懼，奔渭北馬牧。於是天水尹緯、尹詳、南龐演等糾扇羌豪，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，推萇為盟主。萇自稱大將軍、大單于、萬年秦王，大赦，改元白雀，以尹詳、龐演為左、右長史，南安姚晃及尹緯為左、右司馬，天水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郎，羌訓等為掾屬，王據等為參軍，王欽盧、姚方成等為將帥。

秦竇衝擊慕容沖於河東，大破之；沖帥鮮卑騎八千奔慕容泓。泓眾至十餘萬，遣使謂秦王堅曰：「吳王已定關東，可速資備大駕，奉送家兄皇帝，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，還返鄴都，與秦以虎牢為界，永為鄰好。」堅大怒，召慕容□責之曰：「今泓書如此，卿欲去者，朕當相資。卿之宗族，可謂人面獸心，不可以國士期也！」□叩頭流血，涕泣陳謝。堅久之曰：「此自三豎所為，非卿之過。」復其位，待之如初。命□以書招諭泓、沖及垂。□密遣使謂泓曰：「吾籠中之人，必無還理；且燕室之罪人也，不足復顧。汝勉建大業，以吳王為相國，中山王為太宰、領大司馬，汝可為大將軍、領司徒，承製封拜，聽吾死問，汝便即尊位。」泓於是進向長安，改元燕興。

燕王垂以鄴城猶固，會僚佐議之。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；從之。垂行圍，因飲於華林園，秦人密出兵掩之，矢下如雨，垂幾不得出，冠軍大將軍隆將騎沖之，垂僅而得免。

竟陵太守趙統攻襄陽，秦荊州刺史都貴奔魯陽。

五月，秦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來降。

梁州刺史楊亮帥眾五萬伐蜀，遣巴西太守費統等將水陸兵三萬為前鋒。亮屯巴郡，秦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等拒之。

秦苻定、苻紹皆降於燕，燕慕容麟引兵西攻常山。

後秦王萇進屯北地，秦華陰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。

六月，癸丑朔，崇德太后褚氏崩。

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，軍於趙氏塢，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攻之；後秦兵屢敗，斬後秦王萇之弟鎮軍將軍尹買。後秦軍中無井，秦人塞安公谷、堰同官水以固之。後秦人恟懼，有渴死者。會天大雨，後秦營中水三尺，繞營百步之外，寸餘而已，後秦軍復振。秦王堅歎曰：「天亦佑賊乎！」

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沖，且持法苛峻，乃殺泓，立沖為皇太弟，承製行事，置百官；以蓋為尚書令。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為質於沖以請和。

將軍劉春攻魯陽，都貴奔還長安。

後秦王萇帥眾七萬擊秦，秦王堅遣楊璧等拒之，為萇所敗；獲楊璧及右將軍徐成、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，萇皆禮而遣之。

燕慕容麟撥常山，秦苻亮、苻謨皆降。麟進圍中山，秋，七月，克之，執苻鑒。麟威聲大振，留屯中山。

秦幽州刺史王永、平州刺史苻沖帥二州之眾以擊燕。燕王垂遣寧朔將軍平規擊永，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，敞兵敗，規進據薊南。

秦平原公暉帥洛陽、陜城之眾七萬歸於長安。

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虯帥蜀漢之眾三萬北救長安。

秦王堅聞慕容沖去長安浸近，乃引兵歸，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，拜平原公暉為都督中外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錄尚書事，配兵五萬以拒沖。沖與暉戰於鄭西，大破之。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眾三萬拒沖於灞上；琳、宇皆敗死，沖遂據阿房城。

泰康回兵數敗，退還成都。梓潼太守壘襲以涪城來降。荊州刺史桓石民據魯陽，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。

己酉，葬康獻皇后於崇平陵。

燕翟斌恃功驕縱，邀求無厭；又以鄴城久不下，潛有貳心。太子寶請除之，燕王垂曰：

「河南之盟，不可負也。若其為難，罪由於斌。今事未有形而殺之，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；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，不可示人以狹，失天下之望也。藉彼有謀，吾以智防之，無能為也。」范陽王德、陳留王紹、驃騎大將軍農皆曰：「翟斌兄弟恃功而驕，必為國患。」垂曰：「驕則速敗，焉能為患？彼有大功，當聽其自斃耳。」禮遇彌重。

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。垂曰：「翟王之功，宜居上輔；但台既未建，此官不可遽置耳。」斌努，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，使丁零決堤潰水；事覺，垂殺斌及其弟檀、敏，餘皆赦之。斌兄子真，夜將營眾北奔邯鄲，引兵還向鄴圍，欲與丕內外相應。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，真還走邯鄲。

太原王楷、陳留王紹言於垂曰：「丁零非有大志，但寵過為亂耳。今急之則屯聚為寇，緩之則自散。散而擊之，無不克矣」垂從之。

龜茲王帛純窘急，重賂獪胡以求救；獪胡王遣其弟吶龍、侯將旃帥騎二十餘萬，並引溫宿、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；秦呂光與戰於城西，大破之。帛純出走，王侯降者三十餘國。光入其城，城如長安市邑，宮室甚盛。光撫寧西域，威恩甚著，遠方諸國，前世所不能服者，皆來歸附，上漢所賜節傳。光皆表而易之，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。

八月，翟真自邯鄲北走，燕王垂遣太原王楷、驃騎大將軍農帥騎馬追之，甲寅，及於下邑。楷欲戰，農曰：「士卒饑倦，且視賊營不見丁壯，殆有他伏。」楷不從，進戰，燕兵大敗。真北趨中山，屯於承營。

鄴中芻糧俱盡，削松木以飼馬。燕王垂謂諸將曰：「苻丕窮寇，必無降理，不如退屯新城，開丕西歸之路，以謝秦王疇昔之恩，且為討翟真之計。」丙寅夜，垂解圍趨新城。遣慕容農徇清河、平原，征督租賦，農明立約束，均適有無，軍令嚴整，無所侵暴，由是谷帛屬路，軍資豐給。

戊寅，南昌文穆公郗愔薨。

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，開拓中原，以徐、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，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。玄至下邳，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，兗進據彭城。

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，以光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、西域校尉；道絕，不通。

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，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，大破平規於薊南，乘勝長驅，進據唐城，與慕容麟相持。

九月，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。辛卯，崇棄鄄城奔燕。寧之據鄄城，河南城堡皆來歸附。

太保安上疏自求北征。甲午，加安都督揚、江等十五州諸軍事，加黃鉞。

慕容沖進逼長安，秦王堅登城觀之，歎曰：「此虜何從出哉！」大呼責沖曰：「奴何苦來送死！」沖曰：「奴厭奴苦，欲取汝為代耳！」沖少有寵於堅，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。沖遺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：「孤今心在天下，豈顧一袍小惠！苟能知命，君臣束手，早送皇帝！自當寬貸苻氏，以酬曩好。」堅大怒曰：「吾不用王景略、陽平公之言，使白虜敢至於此！」

冬，十月，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

乙丑，大赦。

謝玄遣陰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郎，軍至琅邪，朗來降。朗，堅之從子也。翟真在承營，與公孫希、宋敞遙相首尾。長樂公丕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，將兵數百赴中山，與真相結。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，招集冀州故郡縣，與祚期會襄國。是時，燕軍疲弊，秦勢復振，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，趙郡人趙粟等起兵柏鄉以應興。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、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，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。隆與興戰於襄國，大破之；興走至廣阿，遇慕容農，執之。光祚聞之，循西山走歸鄴。隆遂擊趙粟等，皆破之，冀州郡縣復從燕。

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，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，發雁門、上谷、代郡兵，屯繁畤。燕太子太保輿句之子文、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，知三郡兵不樂遠所，因作亂，夜，攻庫仁，殺之，竊其駿馬奔燕。公孫希之眾聞亂自潰，希奔翟真。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眾。

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、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，蚝、騰以

眾少不能赴。丕進退路窮，謀於僚佐。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，丕未許。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碻磝，濟陽太守郭滿據滑台，將軍顏肱、劉襲軍於河北；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據之。劉襲夜襲據，走之，遂克黎陽。丕懼，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，致書稱「欲假途求糧，西赴國難，須援軍既接，以鄴與之。若西路不通，長安陷沒，請帥所領保守鄴城。」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：「今喪敗如此，長安阻絕，存亡不可知。屈節竭誠以求糧援，猶懼不獲；而公豪氣不除，方設兩端，事必無成。宜正書為表，許以王師之至，當致身南歸；如其不從，可逼縛與之。」膺自以力能制丕，乃改書而遣之。

謝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。恬之，修之曾孫也。朝廷以兗、青、司、豫既平，加玄都督徐、兗、青、司、冀、幽、并七州諸軍事。

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，會群僚議進止，皆曰：「大王宜先取長安，建立根本，然後經營四方。」萇曰：「不然。燕人因其眾有思歸之心以起兵，若得其志，必不久留關中。吾當移屯嶺北，廣收資實，以待秦亡燕去，然後拱手取之耳。」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，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，自將其眾攻新平。

初，新平人殺其郡將，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，新平民望深以為病，欲立忠義以雪之。及後秦王萇至新平，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，郡人遼西太守馮傑、蓮勺令馮羽、尚書郎趙義、汶山太守馮苗諫曰：「昔田單以一城存齊。今秦之州鎮，猶連城過百，奈何遽為叛臣乎！」輔喜曰：「此吾志也，但恐久而無救，郡人橫被無辜。諸君能爾，吾豈顧生哉！」於是憑城固守。後秦為土山地道，輔亦於內為之，或戰地下，或戰山上，後秦眾死者萬餘人。輔詐降以誘萇，萇將入城，覺之而返；輔仗兵邀擊，幾獲之，又殺萬餘人。

隴西處士王嘉，隱居倒虎山，有異術，能知未然，秦人神之。秦王堅、後秦王萇及慕容沖皆遣使迎之。十一月，嘉入長安，眾聞之，以為堅有福，故聖人助之，三輔堡壁及四山氐、羌歸堅者四萬餘人。堅置嘉及沙門道安於外殿，動靜咨之。

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，破之。遼退屯無極，農屯蒿城以逼之。遼，真之從兄也。

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，慕容紹之兄肅，與慕容□陰謀結鮮卑為亂。十二月，□白堅，以其子新昏，請堅幸其家，置酒，欲伏兵殺之。堅許之，會天大雨，不果往。事覺，

堅召□及肅，肅曰：「事必洩矣，入則俱死。今城內已嚴，不如殺使者馳出，既得出門，大眾便集。□不從，遂俱入。堅曰：「吾相待何如，而起此意」？□飾辭以對。肅曰：「家國事重，何論意氣！」堅先殺肅，乃殺□及其宗族，城內鮮卑無少長、男女，皆殺之。燕王垂幼子柔，養於宦者宋牙家為牙子，故得不坐，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，奔慕容沖。

燕慕容麟、慕容農合兵襲翟遼，大破之，遼單騎奔翟真。

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，乃更引兵圍鄴，開其西走之路。焦逵見謝玄，玄欲征丕任子，然後出兵；逵固陳丕款誠，並述楊膺之意，玄乃遣劉牢之、滕恬之等帥眾二萬救鄴。丕告饑，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。

秦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，奔長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